

小峴山人詩文集

小峴山人文集卷三

無錫素 瀛凌滄

周易像象述序

武進錢啓新先生通易學所著有像象三書曰管見曰
像抄曰續抄其門人素衣吳先生廣其意踵而述之爲
像象述其旨以乾坤兩畫爲人儀以天地雷風水火山
澤八物爲人象謂之像者以全象備於人則人各成其
爲象斯各成其爲人也夫先生生於明季當陽九之運
天地晦盲於象爲剝爲妒爲否爲屯忠憲投淵東林灰
燼先生目擊時事明夷用晦蓋其憂患深矣余不知易

而數十年來入世既久更事亦多竊窺夫陰陽消長之
幾人世險夷之故與夫士君子進退存亡之道吉凶
福休咎之徵準之於易無不驗者而先生終身不出戶
庭閉門讀易有以窮事物之變而盡其理至微而亦至
顯也至蹟而亦至近也是真遠於易者與書無刻本見
明史藝文志余將刻之而先爲之序

詩測序

古之善言詩者莫孟子若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讀詩之法盡是矣蓋詩以言志詩之爲道非他經比易主乎理與數書道政事春秋據事直書禮詳制度軌物其言皆質而詩則賦少而比興多輶軒所採太師所掌類不必定其爲何人之詩而又託諸勞人思婦鳥獸草木以自隱其意長言之咏歎之往往旨趣所存令讀者自得之於語言文字之外自漢以來詩有韓魯齊三家而毛傳特著鄭康成先通韓詩後箋毛傳今所傳小序則一以爲子夏一以爲衛

宏宋朱子集註出而又多與小序異邈朱註者或不遵
小序信小序者或不信朱註紛紜轆轤言詩之家幾如
禮家之聚訟余嘗謂詩無定體言詩亦無定解讀詩者
以己之性情通詩人之性情卽以詩人之性情通己之
性情而千載以下之人恍然與千載以上之人相晤對
讀詩者如無詩而又何有於小序箋註云乎哉族祖正
迂先生深於詩心有所得輒記之以我言詩而不執詩
以言詩藁成名之曰詩測微序於余余非深於詩者而
特以先生之言詩與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有當也故
爲敘之如此

十三經音略序

六書始於象形終於轉注許氏說文以考老爲轉注後世因之趙氏六書本義又備論轉注流別有五而足以及方音叶音其說逾備楊升菴取其說著轉注古音略二書蓋古音之濫觴也夫古人之音在易詩書許氏而外鄭氏應氏服氏皆通其義惟兩漢以前音韻無專書魏李登始作聲類而其書不傳魏晉間孫炎作翻切書亦無傳於世後世學者誤認翻切或謂翻卽切切卽翻名實混淆莫可究詰

本朝深於音韻者稱顧寧人毛西河而兩人之說多不

合余於小學一無所解近乃得見周松靄先生所著十三經音略雖知識蠢陋不能窺見奧窔而其考据精博則昭然其曉者蓋先生是書以陸氏釋文爲權輿參以說文玉篇廣韻五經文字諸書而審定古今異同一以字母爲主殫精覃思積數十年而後成是非學之弼而力之顓不足以與乎此余爲敘之將以廣其傳於天下其他見於凡例者不具書

○吳胥石五代史記纂誤補序

余與歸安吳君胥石定交京師既而別去不相聞者十餘年始見於西湖僧舍余要之至余幕晨夕相處因得窺其藏而其著述多散佚僅餘族譜稿存二五才首古今體詩二卷間語余嚮在京師著有五代史記纂誤補膏槩之而燬于火余未之見也間又屬余爲文次其生平諾而未副尋調湖南臬使重與別而胥石死矣胥石名蘭庭乾隆甲午科舉人少承父學又受業其家牧園先生於學無不博尤淹貫諸史鉤鈎剔抉精審詳覈旣游京師館大興朱竹君先生家盡讀其藏書會

朝廷開四庫館館臣校勘之役交倚胥石胥石又得盡
讀所校書此五代史記纂誤補之所爲作也胥石爲人
恂恂口吃閒發一言雜以恢噱今人自廢其在京師交
邵二雲周書昌章實齋皆以問學著稱而胥石與爲韻
顏比倦游歸里依余幕則年已老耳聾余歎其以良史
才而窮困以老五代史纂誤者宋朝請大夫吳鎮著論
者以爲有功歐陽胥石補其闕畧大都參諸薛史者居
多其板旣燬桐鄉馮編修鷺亭取原本屬其弟蘭史抄
撮讐校而付之梓蘭史亦篤於學者烏虜自古枯槁寂
寞之士抱殘守缺不憚專壹志慮以從事於蠶簡之餘

設無有人焉愛而傳之爲之張其言而表其緒則聲沈
音滅後之人且欲論其書而無從此余於鷺庭尤不能
無感也余故畧參傳例以踐前諾卽以弁其簡端其它
則已詳於胥石自序之文矣

遼詩話序

遼自肇基臨潢南有燕雲傳位九世歷年二百其間非無事蹟可紀而遼史所載文學傳僅得蕭韓家奴等六人文辭之盛遠遜金源余嘗過白溝河歎宋之孱弱經北苑訪蕭后所謂梳妝臺者而喟然於后之被讒乙辛之黜又嘗以事歷邊塞問長春之廢淀弔龍紀之荒城與夫扶餘舊壤東丹故宮寒雨冷煙碑殘石斷欲求移刺遺事無有存者吁可歎哉周松霽先生家居海昌著書等身以其餘爲遼詩話博採衆援據精核詩話上下凡兩卷其采錄諸書凡二百餘則可謂備矣倘五京

人物有如元遺山之徒出乎其間而博雅如耶律文正
先時而生則遠之文章詞藻當必爛然可觀而資先生
之撫拾者更富也顧以其事寥寥而徵引之博如是獨
怪余游踪所至倍於先生曾不能採金石之志以備掌
故而先生於四十年前早成是書其好學嗜古爲何如
耶蓋詩話成於乾隆丁丑己卯間長洲沈文慤公爲之
序先生之門人楊生秉初語余是書向有刊板旣燬於
火余將勸先生復刊之以行而因爲識數語於首簡其
序於文慤之序與先生自序者不贅也

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序

古無韻天籟而已有聲即有聲即有韻他經皆有之不獨詩也然卜氏有言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蓋言者心之聲而詩尤聲之最精者故詩三百實爲風騷之祖魏晉以降聲韻之學益興於是有雙聲疊韻之目如謝莊之荅王元謨以懸弧爲雙聲襍稿爲疊韻此見於南史者也魏收之荅崔巖有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顓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笊籠看孔嘲玎之語此見於北史者也梁武沈約其說滋繁洎乎唐初雅尚律詩而少陵杜氏尤

以詩雄且少陵之詩發宜鴻鬱噓吸衆竅神明變化而卒歸於研鍊穩順宮商間作金石並鳴殆又詩之最精者已海寧周松靄先生喜讀杜蒼萃搜抉鉤觚貫穿於諸家箋注外別成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一書積數年而成問敘於余余嘗見近人通韻學者如顧寧人毛西河邵子湘皆有著述而於杜詩未有爲之譜者今先生既深於聲韻之學其於杜尤學之久而習之熟故其言能精且粹如是括略云者蓋本西河古今通韻體例而是書初本甚繁刪併之僅存入卷他家之詩亦間以附見云先生嘗令粵西之岑溪歸田後杜門著書所著尙

有爾雅補注三十卷十三經音略十卷讀經題跋二卷
類說十五卷增訂遼詩話三卷悉曇輿論三卷佛爾雅
八卷俱未刻余故序是譜而並著之

。李文正公年譜序

吾鄉邵文莊出茶陵李文正公之門文正沒哭之哀繪像祀之惠山之尙德書院文莊於明爲理學大儒其稱文正於天下有默旋宏濟之功蓋非徇其私而阿所好也明矣吾友法學士時帆旣訪文正之墓碑而祠之復作文正年譜其意推崇先喆務思所以著其實揚其嫻夫文正在位逆閹亂政文正不與劉謝俱去遂叢訕侮一二君子原其心而爲之說皆未足爲知文正也孔子論列三仁於微箕比干皆謂之仁夫一去一奴一死其迹迥不同而孔子顧皆以爲仁者何也劉謝兩公當劉

瑾擅權不得已而去而文正以劉謝旣去乃不得已而
畱之三公者卽不得遽比於三仁而其不得已而去畱
之苦衷當亦皆孔子之所許也當日者瑾雖橫尙不至
於逐文正如文正以劉謝去而與之俱去以自明進退
之義委其君子閹寺之手而空其國如國家何故方劉
謝之去似不能無憾於文正及其旣去知瑾所爲文正
補救不少卽劉謝未始不心與之此其本末灼然明白
乃或比之胡廣之中庸不亦過乎且士君子不幸當穢
濁之世不能自潔其身諒之者或發爲原心之論至文
正於瑾並非有黨比阿附之私又何待論世者之曲爲

原諒乎夫有明氣節之士多尙清議而門戶之漸因之
小人借以傾陷君子而君子之不同道者或至被誣終
其身而未有已蓋不獨於文正一人然也文正沒子孫
衰落墓就湮文莊無子繼而復絕其塋在惠山繡嶺亦
寢廢而文正得法君爲之表章其墓且訂定年譜文莊
之塋亦已重修於嘉慶元年余記之年譜存余家是則
兩公師弟淵源風流至今未墜而余幸得皆親見之文
正嘗表先貞靖公之墓先十二世從祖方伯公夔與文
莊善并交於文正其贈答之詩屢見懷麓堂集中此序
文正年譜亦莫如余宜也未

。書汪文莊^後壽麻太夫人詩序後

祝嘏詩文濫觴於明觀冊中諸作一人一詩猶想見前輩風矩若今人爲宰相之母作壽言必且連篇累幅頌禱之辭滿紙此又習尙之趨而愈下也世傳文正無後而汪文莊壽麻太夫人詩序稱太夫人諸孫大理寺右寺副兆延尙寶司卿兆蕃工部司務嘉敬王惕甫据以爲文正卒後家門猶鼎盛並非無後之一證又云諸孫之稱非必專指嫡孫要皆文正任子是猶未之考也文正有子兆先兆同俱前沒撫弟東溟二子如子兆蕃東溟子也此見於楊文襄志墓之

文而不及兆延嘉敬先是正德七年嘗蔭文正姪兆
延爲中書舍人意兆延兆蕃皆東溟之子於麻太夫
人爲嫡孫特嘉敬不可考耳萬厯後諸子殆皆不承
其壽遂至衰落是以瓦釜漫記有以墓碑搥碎攪鹽
之事余故因文莊詩序而備識之試質惕甫以爲何
如

。劉子全書序

王新建倡良知之說於浙東其後學者不能無樊戴山
劉先生起而救之一以朱子爲宗先生立朝之日少又
未嘗當封疆之任故無新建之事功可見論者輒議其
才不如守然先生在思宗朝侃侃言事累與枋國者忤
尋遭國變南都擁立復不合以歸江南亡卒以身殉凡
餓二十日以死蓋不獨從容就義非僅比匹夫溝瀆之
諒而其生平耿耿孤忠終始一節皆其得於學問者然
也且聖賢之學堯舜之道而已矣自後世競言功利而
所謂正君德正人心者一切置而不講於是政令紊於

上吏治壞於下。繁刑厚斂。民困日甚。而持議之臣。方謂非此不足救時。而繕國。偶有一二君子。以古帝王治天下。致太平之術。告其君者。多自爲迂濶。而不用。如思宗之於先生。是已然。先生之旨。則在乎引君以當道。而其要歸乎慎獨。是惟致謹於人心道心之辨。而執中以治。無過不及之端。則雖時已敗壞。尙可撥亂世而反之正。故其釋大學也在慎好惡。而慎好惡必先自慎其喜怒哀樂。始所謂獨也。思宗憂勤惕厲。而不能自克其猜忌之心。無怪乎用先生而不終。而卒致亡其國也。與陳君默齋爲先生鄉後進。慕先生之人。與學先刻人譜一編。

行世而復廣搜博采輯其全集而刻之曰劉子全書適
來京師問序於余余嘉陳君用心之勤而喜先生之緒
言爲一代道統所繫賴是書以傳用闡先生大節皆由
於學而惜其托於言者時不能用孟子言頌其書讀其
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序是書其能無槩於中
也乎

。復社姓氏錄序

古者聖王之世道一風同有庠序以萃天下之士有禮樂以陶淑士之性情於是上之政教出於一天下之士亦出於一三代而降上之政教既失由是人自爲師家自爲學分門別戶而標榜之風漸熾非天下之幸而非士之幸也東漢士崇氣節有甘陵南部之稱范蔚宗爲之傳厥後黨錮代興至於明而東林之禍烈矣維時士大夫之家居者大率聯敦盤之會各樹壇坫及其季也東南名士倡爲復社幾社應社聽社諸名爭尙聲氣遙相應和以激揚清濁而復社之名尤著復社者太

倉張天如溥吳縣楊廷樞維斗貴池吳應箕次尾吾邑
顧子方杲爲之魁而畱都防亂公揭則子方名居首以
攻阮懷寧大鉞旣而大鉞枋用欲盡殺異己者於是次
尾等皆逮捕下獄於戲天地閉賢人隱使諸人不幸丁
陽九之運見幾明哲爲徐穉申屠蟠必不致激成清流
之禍然當是時國事瓦解三百年養士之澤已蕩然無
餘而僉壬猶日尋報復荼毒士類以訖於亡君子論其
人亦可以知其世矣復社姓氏錄二卷爲孟堅吳氏手
定本孟堅次尾子也孟堅子銘道復參以朱竹垞錫鬯
所錄吳氏扶九本爲補錄一卷而附以防亂公揭姓氏

錄中諸人或後先死國難或不卽死而高採薇之節屏
居以終尙已乃若周鍾陳名真龔鼎華輩覲顏偷生罔
修晚節而其始亦得濫廁社中豈其能矜厲名節於始
而不能持其後歟抑復社聲氣太廣附之者不必皆君
子其初本有未暇慎擇者歟觀是錄者又可知儒者立
身自有本末而不繫復社姓氏之有無也桐城胡君虔
得是錄於武昌志局喜而錄其本余亦爲鈔而存之竝
序數語於簡端以爲後世考鑑得失之林云

律例全纂序

禮防未然之先法禁已然之後法者所以救禮之窮于是乎有刑而刑實與樂相表裏樂有律刑亦有律亦恃用律者權衡輕重克協于中而已舜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恤史記作靜今文云謚惟恤故靜而謚也漢興蕭何造律尙承秦弊更革不一隋開皇中始博集羣議立有定制唐高祖命裴寂等因之成書一準乎禮以爲出入故唐律爲最善五代之際刑法復紊至宋又採用唐律然其法時輕時重訖無一定元人因事立法積久漸墮明初詔李善長等定律令悉遵唐舊迨洪武三十

年始申畫一之制厥後因律起例因例生例紛紜更張其弊滋甚我

朝法度精詳六曹各有則例子刑律尤慎曩余待直樞禁每見刑部疏上時蒙

天子宣諭指示纖悉靡遺天下臣民無不曉然于辟以止辟之意非若前代之事綜覈尙嚴明也乾隆甲寅乙卯間余權浙江臬事同邑黃忍齋實佐余幕忍齋熟刑律而不務深刻余故樂得爲助近示余律例全纂一書乃忍齋之友某與忍齋同編其書採王肯堂沈之奇洪臬山萬楓江諸家之言闡發底蘊折衷至當董子曰陽

居大夏而陰常積于空虛無用之處以言乎王者生人
爲心當尙德而緩刑也韓非子習法家言乃曰殷之法
刑棄灰于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以爲知治
夫以秦法爲殷法而託其詞于仲尼背懿甚矣理官不
能不用法而不可不慎刑則監前代之失究者

夫
本朝立法之詳以無戾乎欽恤之義是書其亦有取也

海潮輯說序

海寧俞君潛山撰海潮輯說成學使儀徵阮公爲之序復問序於余余惟古人不兩序且阮公博通古人之書兼明西洋泰西之說論潮汐盛衰之理著於篇者甚備尚何待於余言顧余方爲海防道講求於潮汐之盛衰者又宜莫如余蓋古今論潮汐者不下數十家而說者俱以應月之說爲長以余論之要皆元氣之所嘘吸也淮南子云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水也月也其所以宰乎水與月者氣也無氣并無月又安有水惟天地之元氣無乎不之故上積氣而成月下積氣而

成水水也月也皆氣之陰者也陰氣之所結著爲象月有盈縮潮有消長所以盈縮消長者皆氣也夫水如人之血脈然氣生血脈血脈又生氣有氣斯有嘘吸而潮卽水之嘘吸也或曰潮信有常一日兩至而早暮不愆其期者何也余應之曰天無言也而四時行寒暑之不忒晝夜之不差問之天而天不知也脫令應寒而暑應暑而寒應晝而夜應夜而晝則天行乖而天道亦息如是而水之有潮盈於朔望虛於上下弦息於朏朏消於朏魄其與時盛衰者亘古弗易又何疑乎夫雉應潮而鳴蟹隨潮而解甲物類之相感乎氣者尚然而又何疑

於潮之消長乎僉君是書既綜博而採擇精其論固亦主應月之說而謂潮之所以往來則氣之升降爲之君之言似與余論相脗合古今論潮無專書是書出其必傳於世無疑君少工詩爲人倜儻有風節晚治經海寧之言學者必稱周先生松靄與君二人松靄亦交於余云

浙江揀選知縣齒錄序

守令皆親民之官而令之于民爲尤親上以一邑之民責諸令令承上之命以治一邑之民令賢則一邑治天下之令皆賢則天下無不治方今

聖天子慎簡庶僚士之貢於禮部稍久而未任職者量其材而遴選之其最者授以令自丙戌年始間數歲一舉行迄今行之已三十年蓋非僅疏壅導滯俾各自奮於功名亦以士子讀聖賢書於學道愛人之訓聞之已熟是以

朝廷特用科目一途俾司民牧冀以收得士之效而所

爲士者通經致用亦必有以稱

上之意而奏廉平之績也歲乙卯

聖天子復詔大揀天下舉人而李君峯等共若干人以
試用來浙江時余方以杭嘉湖道權臬事諸君先後旅
見其人類多修謹非若世之號稱才吏者旣而諸君合
其同輩刻齒錄成乞余序自古吏治莫盛于漢而漢章
帝之詔三公則以安靜惇樞爲尙安靜則不擾惇樞則
施之于政者皆誠而不僞彼才吏者便捷機警一時用
之非不足任驅策而巧法析律飾文增辭往往而有究
之於實欲有益於閭閻百姓必自於安靜惇樞之輩而

不自乎才吏也浙江故大省浙以西人物繁富習尙浮
澆其東則負山阻海民多好訟顧民雖異而治民之道
諸君所聞於古人者當無以異矧今憲長以下皆孳孳
求治則實倉廩勸禮讓凡所以不負此親民之官而以
循良報最於他時者諸君其共勉之矣

浙江武鄉試錄後序

乾隆六十年冬十月恭遇

恩科特舉武鄉試浙江巡撫臣吉慶奏請

命將軍臣成德布政使臣汪志伊代理監臨主考事

天子允所請監臨主考率同提調監試等官進學政臣
李潢所錄各府縣學武生五百二十三名明試之演武
場先騎射步射次技勇擇其合式者若干人揭示之復
率同考官扁試之貢院如額取中五十人既乃敘列在
事大小官銜名及五十人之系貫又擇文理差勝之論
策各一首彙爲鄉試錄恭呈

御覽遵成例也維時臣秦瀛以杭嘉湖道充提調官例得綴言簡末臣竊惟古來造士之盛莫如成周周文王壽考作人見于棫樸之歌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而兎豷一篇所稱赳赳武夫者詩人流連咏歎又見於二南論者以爲文王舉閔夭泰顛于豷網之中風人所稱疑卽指此蓋古者文武同揆故以武夫而材可以爲干城亦德可以爲腹心蓋其盛矣今我

皇上重熙累洽久道化成文明之治徧浹於薄海內外兩浙九人文淵藪譽髦之士旣已鸞合雲興蒸爲國瑞而嫻武事者挽強命中亦克備干城之選詎不懿歟抑

又考武舉始於唐越宋及明沿爲定制宋之岳飛以武舉出身爲千古人傑而明將如俞大猷戚繼光亦皆嘗應是舉其勲猷並彪炳于浙諸生生于其地其亦可慨然而興矣臣備員浙右躬逢

盛典惟推本

聖主長養樂育之宏庥與夫多士涵濡

醲化當益思所以磨厲奮發者附識數言謹拜手稽首獻諸

當宁以爲

國家慶

、硤川續志序

海寧州東四十里有地名硤石者唐會昌中嘗置硤石鎮於此又曰硤川卽古上谷湖寰宇記稱秦始皇東巡至由拳發囚徒十萬開夾谷卽此史記始皇登會稽至錢唐從狹中渡狹峽也今其地東西兩山夾峙而川流貫其中如蜀江之出峽硤川自唐劉隨州章評事以來詞人隱客登臨題詠披勝錄異遂號名區而冢墓祠宇園亭臺榭以迨浮屠老子之宮徧於巖麓前人文字鑱諸樂石者莫可選紀嘉慶七年秋余歸自湖南偶爲友人邀游於是其地故余司憲浙江時所嘗治又嘗撰紫

微山白刺史祠記而足迹未至因欣然願往周歷兩山
飯於東山之嶽廟將下而王生簡可素衣練冠持其父
松岑甫所撰硤川續志泣請序余裝歸梁谿諾而未副
今年春簡可復擎舟至速余文夫硤石之志始裴夷直
自餘蔣宏任硤山志略蓋沈藩蔣薰舊本乾隆年間浙
江大吏采錄上諸館而潘廷璋則有硤川志歲月浸久
挂漏滋多松岑家是閒增而香之而簡可從其父撙剔
幽荒撿拾遺佚以求補前人所未備殆其父子用力之
顓且勤如是志凡六卷松岑沒而簡可欲刊之以行余
以爲志之有人不獨資學士之游覽攷訂而已硤川爲

鹽官巨鎮支港縣錯嘗爲盜藪民靡物殷商僧敎集風俗繁會則地方有司所以立法防竊化民善俗者亦未必不有鑑於斯也爰爲序以諭之松岑名德浩海寧諸生

。河東先生集序

宋初文章沿五代骫骳之習其慨然復古知以韓柳爲宗者首稱柳先生仲塗自先生拔起河東振頽刷靡其後穆伯長繼之蘇子美學于伯長又繼之至歐陽永叔益昌厥緒而文乃大盛于宋永叔嘗稱子美爲古文於舉世不爲之時而先生實與伯長爲古文於子美未爲古文之時也韓氏有言約六經之旨而成文蓋六經皆載道之書故文必本諸經而道始尊六經日月也韓柳歐陽氏之文如五緯之昭同於天而諸子之文亦如衆星之磊磊然分燦於霄漢之表若先生者非歟先生嘗

曰吾將開古聖賢之道於時以達於孔子先生之文其
樸直簡嚴已具體於韓雖未知于古聖賢之道果何如
然亦可謂有志特立之士矣子美文集刻于商邱宋氏
余曩校四庫全書嘗見伯長集而先生文則今浦江戴
君瀛三所藏何義門校定善本而蘭谿柳君渥川所刻
者先生故渥川遠祖也刻既成載君以貽余而屬爲序
夫元明之際古文之學盛於婺州元之黃晉卿潘柳道
傳貫明初之宋潛溪濂王華川裨其文皆能原本六經
故卓然可貴數百年來婺州承學之士以古文名家者
渺焉無聞而戴君親受業於天台齊息園侍郎篤志嗜

學渥川爲道傳後人又能由道傳以上溯先生而刻其
文集將後之讀是集者皆當興起以學爲古文余於發
人其重有幸焉

膠山安氏詩序

吾邑自南北朝湛茂之而後風雅代興元之倪處士雲林明之浦舍人長源華學士子潛高忠憲存之尤以詩著稱而吾家自先貞靖公創社惠山三百年來家自爲詩如五峯滌煩樗隱鳳山從川以及蒼峴山人泉南山人各有專集亦彬彬乎盛矣顧年久散佚嘗思掇拾先人遺詩裒爲一帙蹉跎未遑今乃得安孝廉吉所編膠山安氏詩安氏氣節文章政事具載明史及郡邑之志其可重者不獨詩卽其詩亦多可傳者膠山安氏世居也其地丘壑深靚水木明瑟所謂西林南林者是也方

安氏盛時飛樓曲榭欄楯連雲魚鳥芟荷渺然彌望見
於王弇州西林記顧余嘗過膠山訪其故址敗瓦斷礎
埋沒荒榛叢棘中以是慨安氏之衰而孝廉食貧客游
乃能以其脩脯所入餒其先集讀是編者恍然見風流
輝映肩背相望抑亦可謂難能也已梓旣成孝廉丐序
於余余故溯吾邑風雅之源流及余之所自愧與夫孝
廉之賢安氏之盛衰竝著於篇至于安氏之詩述性情
道忠孝不徒爲畱連光景之作已詳孝廉自序而詩之
工則又覽者自得之不復贅云

楚頌亭詩集序

內閣典籍顧梁汾先生於

本朝初以詩名與同邑嚴中允藕漁及先宮諭稱無錫
三名家王新城尙書嘗敘其纏塘詩謂趣味質淡如清
沅之貫達顧其詩全稿無刻本而先生工于倚聲其所
爲彈指詞者特盛行于時與迦陵竹垞並稱世之誦先
生詞者知其詞之工而先生之詩或轉爲詞掩吾友省
夫爲先生後人出所藏楚頌亭詩集示余蓋先生少年
諸作具晚唐風致其高者間模仿少陵迨晚歸纏塘隱
居積書巖中滌鉛刷華標格高迥則眞司空表聖所云

得味酸醎外者卽新城尙書所序鱸塘詩者是也余嘗
謂吾邑前明諸詩人當太倉公安竟陵迭主齊盟之會
其詩獨不隨風氣轉移如華子潛學士王仲山僉事善
爲五言詩滔滔清絕而高忠憲詩尤超詣諸公後先相
繼俾陶韋王孟之緒浴而勿絕今觀先生詩益徵吾邑
詩學之遠有淵源而新城尙書之言爲可信然先生少
豪邁才調清麗讀其詩可知其人則其少年諸作亦不
可廢宜省夫之欲彙而刻之也爲之序以質當世之言
詩者

。郭鯤溟先生集序

吳中山水韶秀大抵冲融竊窳多蘊藉之致而慙傑忠
鯁之士顧往往出於其閒前明三百年貞臣烈士後先
接踵鯁溟先生其一也先生以嘉靖之季成進士司理
袁州時分宐雖去位其勢猶張先生至廉得其子世蕃
貪逆狀因御史林潤上聞用伏厥辜入官銓曹累上封
事移疾歸連遭內外喪神廟起用復爲江陵所尼出參
江藩而先生又謝病不復出矣吁明之衰也武宗以荒
淫幾隕國祚世宗繼統旋興大禮之獄漢處齋宮詞臣
多以青詞倖進分宐枋國毒流縉紳楊忱諸公皆以言

被禍。幸先生羅列其姦。克殲巨憝。而其官僅以平進。遷延十餘年。又不能久安朝位。以去。此國家之不幸也。顧使先生仕於楊沈諸公時。亦必以言被禍。乃遲之既久。聲色不動。而除君側之惡。其後雖與當國。抵牾。而卒常羊丘壑。婁薦不起。又豈非先生之幸。與先生爲人。旣已謇謇。謬異於暖姝。翕習者流。而讀其詩。則紆餘平中。不爲鑠刻。蘄絕之語。殆與吳中山水。適相肖邪。抑所蓄淡而所養邃也。先生明史無專傳。其發嚴氏姦狀事。附見林潤傳中。而其詩已鈔入。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具載本末。今其七世孫一臨方司。

諭無錫復取舊刊本參訂而廣其傳以示余曰君其序之是集先有陳恪勤諸公爲之序不佞何足序先生詩而勉以一言識其後者蓋重司諭之言且喜附先生名於不朽也

。黃夏孫遺集序

康熙中吾邑布衣之士能古文詞者曰陸鐵莊涓黃夏
孫瑚鐵莊之文瑰奇偉麗微浴明季餘習夏孫則規撫
唐宋八大家於歐陽氏尤近其文實勝鐵莊夏孫故明
太僕斗南先生後也先生仕武宗朝以直諫謫瀋陽夏
孫少孤露善讀書吳祭酒梅村見其文而奇之葉侍郎
勗菴招致京師爲館客侍郎應酬諸作多出其手戊午
將以博學鴻詞薦而夏孫已病歿年三十四余嘗怪梅
邨勗菴皆有勢力好游譽夏孫雖嘗見賞於兩公不屑
因緣競進迨其後幾幾得之而又不及待豈士之遇合

固有幸有不幸耶。抑豐於文者宜膏於命邪。不然。既有其才。又當其時。而終於不遇以死。何也。夏孫死迄今且百餘年。其文不見傳於世人。亦豈有能舉其姓氏者。士抱負俗之累。有奇才絕能。天旣厄之生前。使之侘傺夭折而死。後之名又復斬之。至與骨毛爪齒同歸澌滅。如夏孫其人者。可爲太息。又以歎天壤間不遇之士。如夏孫者。其姓名寥落而世莫之知。不可勝數。則其文字之僅存。尤不可不爲之鄭重而愛惜之也。夏孫文無刊本。余擬友人處鈔存二卷。余聞鐵莊亦嘗一至京師。無所合賦鴈詩以見志。有河朔草深多羽箭。江南水淺足菰。

蒲之句其不遇亦如夏孫云

○懷清堂文集序

懷清堂文集者仁和少宰湯西崖先生著先生以詩名於代其古文辭世無傳焉余嘗於望谿方氏集中見所爲先生墓銘知先生在諫垣嘗條議預荒政釐邊儲緩燬鑄糾督撫監司養姦蠹民狀而惜未得讀先生疏以爲憾屬先生五世從孫禮祥旣補訂懷清堂詩集復掇看其文彙爲四卷以示余余發而讀之則先生諸奏議卷中止存糾督撫監司一疏蓋其文之散佚者已多而此四卷之厯存禮詳之功偉矣先生立朝謇諤馮山公稱其勝陽亢宗而視學中州杜菴直請託勸學厲教儒

風不變是其文卻不工猶當傳以行遠況先生之文春
容淵雅如伐鼙鼓而考鯨鐘此蓋由遭逢

聖主雍容揄揚有紆餘之度無迫促之響其文如是又
烏可以無傳哉謝山全氏序先生詩愍其晚節爲門舊
子弟所累不無慚德顧攷方氏之志則謂先生困於人
言

恩遇不終是先生祇以厚於朋舊之故爲世口實亦孔
子所謂觀過知仁者也方氏與先生交最深其立言無
苟宐可信余故因序先生文而并誌之

齊次風先生文集序

天台山當牛女之分上應台宿而次風齊先生適鍾靈嶽之秀逢

國家文教之隆以辭賦辟大科被

天子知遇入史館陟卿貳文章經術一時罕有比倫世無論識與不識無不知有先生者先生既沒久而其文尚存浩浩乎莫窮其涯涘滔滔乎莫測其源之所在烏虜可謂盛矣乾隆癸未余游杭州過萬松嶺問業於先生闕乙卯距見先生時已三十有二年而先生之沒亦已二十七年矣會余宦浙有事台州與先生子式遷相

見行館因索先生集式遷語余集在浦江戴學博殿海
家旣而學博持先生集至式遷屬余重爲編次而學博
暨鮑上舍廷博邵秀才志純分任校勘共得若干卷而
鋟之板刊旣成余喟然而歎曰先生之文有本之文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且夫溝渠川
渚暴水時漲雖斷港絕潢泛溢彌滿迨其旣退目不及
瞬已涸然而無餘若夫長江大河深林巨壑渙漫洶湧
駢耳盪心涵澹蕭瑟澄滌志慮挹之而不盡注之而不
竭其所以然者何也天台瀑布懸流數千丈若銀潢之
屈注薄風雷沃日月而其源出於華頂及桐柏之金澗

始豐溪泓演灝滌南會於靈江以入海而其源出於大
益山蘇氏有言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無
他有本故也先生之文亦自有所以文者已矣諸城寶
東臯先生於當世名公卿少所推服獨稱先生乾隆丙
子丁丑間東臯先生視學兩浙適先生爲敷文書院山
長兩先生者時過從過輒作竟日聚城鑰已上漏數下
兩先生猶談論未輟云先生於學無不窺著書甚具學
博爲先生高第弟子旣刻水道提綱以行於世今又與
余刻其文集學博言先生尚有詩集藏於其家將繼是
集而刻之

外祖徐二磯先生詩序

瀛幼時甫就外傳吾母嘗謂瀛曰汝外祖工於詩汝長外祖當教汝詩瀛雖幼心竊識之既見先生時至吾家吾母必先具酒以俟酒半輒索紙筆爲詩云先生崑山人大司寇健菴公孫也弱冠稱詩輒驚其長老繼爲吾家聳時先給諫南沙公方以詩引後進亟稱先生引之入社與邑中詩人惠閩孫朱欄香邵來九爲詩會時號四狂閩孫先歿欄香來九瀛猶及見之欄香言先生詩於漢魏三唐諸大家無不窺而不肯蹈襲前人一字來九言先生詩規撫昌黎如秋懷七星巖諸作尤神似兩

君皆能詩其稱先生詩如此然先生生於名族方年少時家世烜赫先生又負異才宜有以自見於世而偃蹇轢軻老而不遇不得已僅以詩人名平生怫鬱不平之氣一於詩發之而其家數十年間榮悴興替亦往往見之於詩後之讀先生詩者當亦有槩於先生之遭也先生歿後數年瀛始學詩吾母授以先生詩四卷多五十年前作家尊嘗言先生詩晚益工無從得之詩亦無鐫本恐日就湮沒故就所聞而謹誌之首簡

東臯先生詩鈔序

瀛以乾隆甲午應順天試出諸誠寶東臯先生門嘗問
詩於先生先生詔之曰詩之爲道淵源三百篇有賦焉
有比興焉近今之詩有賦無比興此詩所以衰也唐人
詩稱李杜太白歌行得楚騷之遺少陵則原本變風變
雅而得其所謂怨而不怒者二公詩往往託物比興詞
旨荒忽讀者莫測其意之所在而詩於是爲極至焉是
故作詩者必其性情既厚植之以骨幹傳之以采色諧
之以律呂舍是以言詩非詩也旣而先生以所爲詩示
瀛瀛乞鈐諸板先生却之曰此後死者責自後二十年

先生不常爲詩并不肯出詩示人而先生以乙卯秋歿矣今年夏輒取向所藏先生南海紀遊詩合以瀛門人俞坊所存之作訂而刻之得詩一百十首凡三卷詩雖不多而先生之性情見焉至詩之所以工則已具於先生言詩之旨而瀛幸出先生門是先生之詩或有待以傳固瀛責也坊無錫人甲寅先生主試順天所得士

。華師道先生集序

先君子言吾邑通經學古之士曰華霞峰先生霞峰於六經無所不通又善治古文以諸生終其甥曰顧震滄祭酒其學得之霞峰乾隆初年以經學薦所著書曾經進

賜國子司業銜加祭酒而華師道先生則霞峰從孫而受經於祭酒者也先生少嗜讀書目染耳濡斂華就實發爲文章卓然欲自到於古沒後數十年先生之族進士蔭南裒其集示余屬爲之序序曰古今之文章本於六經六經者聖人之書也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韓

愈歐陽修曾鞏之徒其言之精者必合於道必原於經
六朝綺麗之文浮薄不足稱蓋於聖人立言之旨無當
也卽有志於聖人之立言而植之不厚築之不崇則其
發之也淺而其行也亦不遠故文之淺深醇駁皆視其
中之所得而不可以強爲師道先生亦嘗汎濫於諸史
而其立言也以六經爲指歸無羶厲之氣無鄙倍之語
進而求之庶幾歐曾之徒歟山陽程翰林蕺園嘗交先
生余曩遇翰林翰林數道先生不置青浦王蘭泉侍郎
亦亟稱先生顧侍郎與翰林並發聞於時而先生以一
窮諸生蹉跎不得進以沒其僅存者文耳先君子又言

祭酒著春秋大事表其書甚鉅實先生與其族父有條
弟師茂參訂之力爲多三人者皆不遇如霞峰豈造物
者以學問豐華氏而特嗇其遭耶有條卽蔭南尊甫早
卒宜蔭南之於先生特錄其文而存之余故因序先生
文而牽連及之如此

孟亭居士文彙序

余少時卽聞桐鄉馮孟亭先生名旣官京師與先生之子鴻臚編修兩君善比監司浙中過嘉禾拜先生於其家先生至杭州亦過余自是往來甚習上年余移臬湖南而先生沒矣編修君旣刊先生集徵序於余曰先子之在常稱道君古文辭今先子文集不可無序幸君之無辭也余受而卒業乃爲之序曰文章之道本乎六經六經之文非出一手且非有意乎爲文也然天地鬼神之情狀民物倫品之理治國平天下之術經緯萬端胥於是任自後世人各有集遂各以其文鳴山林臺閣體

製互殊其卑陋庸俗者大都剽竊摹擬點綴形似蠟其
言梃其貌它或汗漫恣肆自謂浩博無涯涘否則幽詭
僻澀至不能句讀糾察之皆瞀焉而不知所歸宿要於
六經之所以爲文者無當也先生少負盛名壯歲登朝
授館職歷臺省應制之伦人人傳誦洎乎謝病乞身里
居數十年著述益多而其文皆不得以一體目之蓋先
生學有根柢言俱稱心而出淵乎其莫窮約乎其若豐
故不必有意乎爲文曰若者爲史漢若者爲八家而垂
紳之士與逢掖之流皆有遜其精專者矣抑余又有說
焉古文莫甚於韓柳歐蘇韓集訂定於李漢之手柳之

沒其子方幼惟歐陽氏詩文東坡得於其子棐凡七百
六十六篇而東坡沒後方有黨禁叔黨亦未嘗編次其
稟以傳今先生之文乃得編修君搜羅參訂梓以傳世
又以見編修君之能世其家而惜鴻臚君之不及見也

。周松靄詩序

海寧周松靄先生老而好學與余爲忘年交屬其猶子
彥曾請余詮次其生平如韓退之之傳何蕃余惟古人
無生而爲傳者如何蕃傳方崧卿本題爲太學生何蕃
書蓋李漢所編本次於書類孫樵書何易于亦然他如
柳州集中諸雜傳又係別體非傳例余旣諾彥曾請遲
之未及爲會先生寄詩集至讀之卒業乃參傳體而爲
之敘曰先生名春字菴兮松靄其號自其祖父兩世皆
以孝友稱家富藏書不下萬餘卷先生少羸弱與其兄
玉井君同塾皆好讀書朝經暮史自爲師友年二十餘

以乾隆庚午舉於鄉甲戌成進士注吏部籍閱十餘年
始除縣令方其成進士而歸也益務深湛爲有用之學
而性情冲簡不樂就選人適玉井君以乙酉登賢書挈
先生北上遂以丙戌除廣西之岑溪縣岑溪地荒陋先
生至卽立書院學規以訓士士以嚮學嘗爲文自誓告
城隍神刻苦鎡廉節凡在岑溪僅二年揉邪哺窮人樂
其政無何以丁憂歸岑溪之民如失慈母立生祠以尸
祝之歸後鍵關著述不復出以其暇爲詩長篇短謠多
可存者人皆惜先生未究其用然先生學旣足以用世
而沈淪下僚無振而拔之者及其旣退又無人焉爲之

推挽使得讎其志而被乎物而徒令其輪囷鬱律之氣見之於詩寂處委巷侵尋白首此有當世之責者所不能不任其咎者也顧令先生治縣不遽歸歸而復出縱其秩愈進而行古之道不免戾衆而背俗安知不顛踣覆溺而欲如今之從容詠歌豈可得哉先生少學於長洲沈文憲及天台齊侍郎息園先生故其問學皆有根柢著書甚具詳余所爲杜詩雙聲疊韻譜序今玉井君久故而先生年七十有一瞿鑠如曩時浙西之學者無不知海昌有周先生先生之爲人固無待余文以傳即欲傳先生亦必求如韓愈孫樵其人者而爲之序而余

非其人也

拜經樓詩集序

余耳海寧吳君槎客名久矣方余備兵浙西閱海塘至尖山槎客逆余道左相見古廟中言所居近欲邀至其家所謂拜經樓者屬以事牽不果往既而槎客數過余余每要之游西湖之上流連詩酒極歡前年余移官楚南槎客偕查秀才梅史以詩送余別後往還書問不絕必附以詩綢繆款曲之誠皆見於篇什比今年歸自湖湘同槎客游硤石之東西兩山游罷輒作詩酬荅如是者余與槎客交亦旣數年而槎客之所謂拜經樓者卒未之至也無何槎客書來啟眦則郵拜經樓詩集至凡

若干卷且徵序余雖未至拜經樓而既交其人又讀其詩不已如登拜經樓邪槎客善治經故以拜經顏其樓且以名集東南老宿如盧學士抱經王光祿西莊錢少詹竹汀諸先生槎客皆嘗與之游其可傳當不獨詩今其詩集少詹序之而槎客復徵序於余者以余實知槎客固不可無言也槎客詩才情颺發詞旨鏗耀規觚百家役隸萬象至詩之爲道與經學通與夫槎客詩之所以工則已見於少詹之序者不復道余故述數年來與槎客交游之雅序而還之槎客老矣不能數數見余方謝病閒居終當詣其廬一登拜經樓再與槎客論詩槎

客其許我否

拜經樓詩話序

世之爲詩話者一二才人侈聲氣之廣往往撫拾公卿貴游之名以爲重而擯其間者降至市井富人優伶賤卒靡不闌入其人不必果能詩其詩不必皆可採故其爲言也蕪而雜躋而鄙去古人風雅之道遠矣吳君槎客則不然槎客居海昌之新倉早棄舉業荒江墟市專事著述瀏覽諸子百家之言爲之考其得失而訂其謬謬所已刊行諸書余極賞其校正精當今復見所著拜經樓詩話無俚辭無蕪言有倫有要信足爲儒者揚扞之資非特琴歌酒座供才人之譚噱而已王漁洋尚書

及秀水朱氏靜志居詩話而後此其尤雅歟榘客自序
謂詩話非胸具良史才不易爲余觀是書所引淄澠黑
白較然不淆且有可與史學相發明者又惜其才與命
妨不克登著作之廬而徒老於荒江墟市也

念初堂詩集序

涼州古敦煌郡西晉時汜衷輩馳名太學有五龍之目而索靖該博經史尤推逸羣洎乎梁陳陰鏗始以詩著聞史稱其善五言詩雖其祖旣遷南平故武威人也杜甫稱李白佳句似陰鏗由是與何遜並稱陰何蓋鏗詩見重於世如是詩之盛莫如開元天寶李杜而外如高岑王孟四家其詩皆不名一體而無不工於五言者自後人祧唐禪宋而詩學於是乎衰矣武威張君桐圃崛起姑臧博洽如靖而研精聲律如鏗旣游京師成進士有聲曹部出外爲太守前後彙其詩得若干卷曰念初

堂詩集徵序於余余讀之各體皆勝而五言尤工峻潔
雄特沈涵淳樸大略根柢李杜而兼取高岑王孟諸家
之長淵淵乎盛唐之正聲也余旣服其詩而益知其詩
之所以工者蓋桐圃生長邊塞五河遺墟荒燐敗壘與
夫雪山弱水蒲桃天馬之壯奇皆其目所親歷其後泝
夔峽下彝陵登仲宣之故樓弔叔子於峴首因以濫洞
庭而窺九疑名山巨浸足以發其胸中之蘊而桐圃仕
宦偃蹇雖爲二千石其中有不能油然以懌者則服其
詩之工未嘗不歎其遇之不偶也余數十年來所交海
內詩人不少其以盛唐爲宗不爲時俗風尚所變易者

落落然可以指數然則桐圃之詩卽求之吳越閒猶難
之當不獨雄視西涼而已屬桐圃將之京師來別卽書
此以序之

。經訓堂詩集序

詩三百吳楚皆無詩而季札觀樂能知十五國之風夫
詩固樂之苗裔也楚無詩而鳳兮之歌滄浪之詠萍實
之謠無非詩者且國風變爲離騷屈原宋玉唐勒景差
之徒皆以文辭見於楚夫騷又詩之苗裔也漢魏而降
詩莫盛於三唐張九齡宋之間杜甫李白韓愈柳宗元
劉長卿元結諸人皆先後來衡湘宜被其風者家誦戶
習人人自奮於風雅至明而李茶陵出特振拔於詩學
波靡之會北地信陽皆茶陵爲之先聲獨怪前後七子
中如王廷陳吳國倫皆產蘄黃間其才既遠遜王李而

洞庭以南且無聞焉

本朝初詩學尤盛自阮亭荔裳外大半多三吳之士其
主敦槃而康熙己未大科之徵楚南惟湘潭王岱一與
於辟豈衡湘介在荒服數經兵燹巖棲川觀之輩韜光
匿影不求知於世而世固無從而知歟余於今乃得新
化孫司訓石谿石谿博學強記爲諸生連枉於有司學
使者吾吳褚錡心學士以優行薦得令官石谿之詩有
所爲經訓堂集者沈涵浸灌鏗鏘要眇卓然成一家之
言蓋敝精耗神於此事者且數十年而石谿亦旣老矣
茶陵年少入翰林位宰輔天下之言詩者翕然宗之今

石谿屬於校官詩雖工無盛名於天下余以是悲石谿之遇然茶陵枋國時闢寺方亂政其詩常有不自得者而石谿生

聖世從容獻歌位卑而無怨誹之音無鬱堙之態則石谿又未可爲不幸石谿之詩褚學士嘗稱之學士沒而奉賢陳桂堂太守亦亟稱石谿學士太守皆吳人而余又吳人也以吳人序楚詩乃歷敘衡湘詩人之端委以諗石谿竝寓桂堂當有喟於余言

樹經堂文集序

古君子之立言也無不本於學蓋非徒以其言而已必將行其道焉修辭立誠所以居業言不文不足以行遠是非醞釀於道德之精微則發爲文章必不能辭達而理舉而非有得位行道之君子則其言亦無所憑以發揮於事業

本朝初以古文名家者有汪堯峯魏叔子姜西溟諸人叔子布衣而汪姜仕亦不達惟睢州湯文正公不必以古文名而讀其文盎然如春風之煦物艸木萌動百卉皆發蓋有德者之言如是文正之撫吳也始劾太守之

不職者一二人其後吏治蒸蒸日上變惟以禮讓化民而民亦化之蓋文正之見諸事者又如南康謝公儒者也其學非必盡師文正而生平好治經義枕藉諸史務爲有用之學今方以兵部侍郎巡撫廣西夫嶺徼風俗樸陋無三吳侈靡之習則其民易治而吏治翫敝於今爲甚則公所以整頓而撫綏之者參酌於剛柔競綏之間而得其中當與文正之撫吳無以異也公以詩名海內者數十年亦未嘗以古文名而余讀其文穆然想見其問學之淵邃而其施之政事者亦可於文得之豈非有合於古君子立言之旨而非徒以言著者歟會公以

文集寓余升屬爲敘余疵陋雖好爲文辭遠出任姜諸
君子下何足以序公之文而特以公知余最深余亦有
以窺公之大遂舉所得於公者著於篇俾世之讀公文
者知得位行道之君子其文固不同於處幽居下之士
而公之自處亦不在區區文辭之末惟余少嘗有志於
文正之爲人而浮湛仕宦無所表襮今且以謝病歸矣
序公文能無瞿然思愀然媿乎

楞伽山人詩集序

予與鐵夫交有年矣。比者同客熱河，乃盡出其所爲。楞伽山人集示予，而屬爲之序。鐵夫久困，以詩聞於時。京師貴人多譽之者，顧性簡傲，少可多否，不肯從諛。遇公卿若平交人，又以是病。鐵夫狂，鐵夫坐益困。雖然，狂何足爲？鐵夫病且惟鐵夫之才，可以狂，而鐵夫乃以狂負累世俗，何耶？有唐詩人莫如杜甫，史稱其醉踞嚴武牀，事幾因以賈禍。論者或謂嚴杜交契甚必，無此事。所稱近誣然。吾觀甫之詩，自許稷契，放言高論，其狂殆甚於李白。鐵夫不喜飲，無酒失而詩特奇肆，又常栩栩自負。

好議論其通脫不能如白疑近於甫之所爲宜世之嫉而病之者多也鐵夫之詩不必盡宗杜又時時有緣情綺靡之作而其五言古詩瀏漓頓挫實近杜陵又嘗召試行在引對稱

旨賜舉人於戲鐵夫生逢

盛世以諸生受

天子知不可謂不遇彼杜甫當天寶至德間崎嶇獻三大禮賦於四郊多壘之日其幸不幸何如也人雖欲以狂困鐵夫鐵夫固未必困也且人稱鐵夫狂予謂鐵夫狷耳輦下人士以萬數其遊於公卿者大都借援聲勢

務爲關說而鐵夫介然無所苟館穀之外不名一錢雖
金盡裘敝不自恤於戲鐵夫之狷斯其所以成鐵夫之
狂歟鐵夫詩旣瓌瑋絕特意其人必且岸然魁梧而顧
軀幹眇小如古晏嬰田文李紳之徒吾不知杜甫當日
麻鞋破帽其窮瘦視鐵夫又何如也雖然予序鐵夫詩
將以解夫世之以狂病鐵夫者而乃稱道鐵夫喋喋不
少休世并將以病鐵夫者病予不且益以重鐵夫之病
耶鐵夫名芑孫字念豐明王文恪鑿之後長洲人也嘗
欲買田築室於其鄉之楞伽山因又號楞伽山人云

望嶽樓詩序

歙之爲州新安江濱地數百里而黃嶽崒律其上雲海之奇甲天下黟屬邑也當羣山四塞之衝山頑梗少巖壑或者病之然其地在歙之西境風日晴美黃嶽隱見林表則亦秀人逸士之所樂居焉朱君井南產於黟由諸生登賢書顧罷禮部之試而講業涿江爲院長今年春以詩來投余未之省也旣攜其所著經學質疑至知其善治經今乃盡出其望嶽樓詩以質余余以知井南能詩而向者竟失之也井南詩才調清麗尤長於樂府及五七言古體余數與之談論竝見其與人書曉暢時

事洞悉天下利病當不僅以詩人目之乃進無所遇於
時退不能躬畊黠山之陽落拓湖湘窮愁顛顛而喜與
之游如余者徒相對而太息余嘗往來嚴陵江未得一
至新安它日井南歸余將沂流而上登君家所爲望嶽
樓者竝與井南歷覽天都蓮華諸峯之勝益以知君詩
之工蓋旁魄於山川鬱積之氣而所得於天者不在彼
而在此也一日井南過余乞序其詩余向者幾失井南
今旣知之其何可以無言

頤壽堂詩序

本朝稱古文辭者必曰桐城自方侍郎望溪先生以來
劉學博海峰其尤也今則爲姚吏部姬傳而吏部之門
則有胡徵士雒君望溪工古文而不工於詩學博與吏
部皆兼能之而雒君亦但治古文余識之數年未見其
爲詩乃今示余以其尊人蛟門先生所爲詩又以知蛟
門先生之能詩也先生少攻舉業成進士嘗令山西之
靈石縣有善政縣治當東山諸水下流前令築堤衛城
遇漲輒圯先生至易土以石民賴之無水患號胡公堤
無何以忤上官意罷歸人皆爲先生惜而先生相羊龍

蝦山冰間築草堂數楹咏歌其中翛然自得卽今所傳
頤壽堂詩者是也詩雖不多而閒逸冲澹迴脫塵瑱絕
似其鄉先進田閒先生昔孟襄陽短篇寥寥而愛其詩
者與摩詰竝稱詩固貴多乎哉顧聞先生爲政愛民如
元道州惜無見於詩者豈逸之耶抑當時勞於民事不
暇以爲耶雒君之生也晚或未悉先生之詳今雒君不
以能詩名而先生能之余雖見先生詩未得見先生之
文而雒君亦旣能之矣此以知桐城諸君子之派別有
自而先生之家學亦可見焉余故因雒君之請而序先
生詩如此

汪小海詩序

春日暄霾積雪在地獨居悄然悻如凍灰屬有踏吾門
而來者則梧桐鄉汪君小海也襲中出其自定詩藁丐
余序余挾策睨之多余往日所嘗見者再誦之乃佛然
起迫然笑暢然以適曰有是哉小海之詩之移我情也
其覲態衷冶如晝雲之在空欲積而猶遲也清思竄窅
如砌流之在沙不絕而猶紆也小海家世姚遠胚胎前
光宜耀於世顧乃冥冥木木湛志渺慮性好爲詩而以
其暇游情幽崖邃谷閒挈篋擔囊重繭累跣旣已徧歷
武林吳興天台諸勝又涉新安江探黟山三十六峯八

巖十二澗之奇所到輒有詩滌蕩魂魄徵拓襟袍詩益
奧異可喜夫浙西多詩人大都騁才務博其蕭寥孤寡
擺脫畦畛之外者樊榭山人後殆尠其儔匹也余畱小
海信宿越日雪霽邀之游惠山徘徊二泉亭上語小海
曰斯泉沈涵淵渟清冷鏦琤劇類君詩小海謝不敏旣
登舟送之歸闔戶爇燭濡豪吮墨而爲之序其詩

李廷松詩集序

詩之爲道莫盛於三唐自言詩者祇唐禰宋新城尙書
乃選唐賢三昧集其旨在標格神韻而獨取所謂淳古
淡泊者前明中葉北地信陽諸君子以踔厲傑出之材
雄詠一世而高子業及四皇甫特標微尙蕭寥孤負有
遺世之音卽何李且無以攷之何況呌囂蹶張纖麗姚
冶其所爲詩雖不同要皆戾於唐賢之旨而轉厭薄三
唐爲不足爲豈足以與於斯道邪吾鄉詩派多尙清微
續塘詩寥寥數十首而新城稱之先泉南先生五言學
陶韋於鄉前輩最近高忠憲蓋皆詩之正聲也而今則

迂松李先生亦以五言稱于時先生篤倫誼其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至性周浹而足跡所至巨浸大河危崖絕礪極山川林壑鳥獸雲物之奇無不見諸篇什故其爲詩溫柔敦厚怨而不怒而刻露清秀張皇幽渺亦有非人力所能至者要以唐賢爲歸不落宋調則于新城之旨與鄉前輩之派無少隔閼而其篇什之多則又視鱸塘泉南兩先生皆過之也先生少席華蔭旣中落出游四方憔悴以老今年七十有八而貌益充宜其詩之冲夷淡然若有以自得歟歐陽公言詩以窮而後工余嘗謂窮者不盡工工者亦不必盡窮如先生者殆窮而

工矣先生爲余丈人行謬以詩稿誼諉訂定爰刪其十
之四而併論次之如此

鮑若洲詩集序

鮑君若洲以詩稱里中者數十年君爲名諸生老而好游所歷宜歛漢鄂諸山水名勝以迄浮瀟湘達滇桂莫不有詩又數至京師卒不過困而歸歸而遂死今君歿已八九年而其女夫吳雲鶚以君詩稿郵杭州請余序則皆余向日所嘗見者君之詩娟娟脩好閒靚工雅烏虀是亦可存已君長於余十六七歲向者余二十餘歲時常過君齋所謂讀畫山房者時君年已四十許論詩竟日相善也旣而余官京師君來止余寓君已老而嗜詩之癖如曩時仍無日不與余論詩又相得也君歿而

僅存者詩耳其烏能已於余君

韋廬詩序

余往從王熙甫侍御處得見李君松甫詩熙甫蓋受詩於余友李少鶴而少鶴則松甫詩友也松甫爲吾師新建曹文恪公女夫而余與松甫顧不相識今年官湖南臬使寧鄉陶季壽選自桂林乃盡攜松甫所著韋廬詩至首尾共若干卷大半多少鶴所點定而少鶴則旣亡矣季壽述松甫言屬余序其詩夫余與松甫雖不相識而余之知松甫久松甫亦知余其何可以無言松甫爲詩酷愛左司其所居曰韋廬廬前有石曰韋石殆標其宗尚所存云爾夫韋詩似陶而實不相襲唯其性情旣

眞興寄高遠故儻然於塵瑤之表而皆不可以貌取靖
節令彭澤蟬脫軒冕左司常天寶中官羽林其後爲蘇
州刺史仕宦數十年而世俗之榮泊然無所慕於其外
故其詩冲然而夷邃然而淡穆然而靜且和繇其本於
性情者然也松甫旣嘗爲部郎子學士君方翱翔侍從
而松甫蕭寥閒澹若遺棄世俗而不顧其詩似韋固有
其所以似者歟余少時嗜韋詩顏其軒曰韋軒顧其後
見世所爲沈洋恣肆之作遂不能盡守其法少鶴詩後
來亦出入諸家唯松甫爲一家言無煩響無雜派今少
鶴旣亡無由更與重定松甫之詩而熙甫在京師松甫

又遠隔嶺表無因緣相見此余序松甫詩不禁與季壽
嬋媛太息者也

俞伊樂詩序

俞君伊樂自其先行人公殉節粵西方勝國中葉是堂
廉使壯歲棄官其家既極甲第園亭之勝又能揚挖風
雅甄綜有明一代之詩爲百家詩選四方士大夫皆願
與定交廉使歿後漸凌替而明經爰心先生以詩鳴所
傳卯茗款乃集是也君爲先生之孫亦工詩而偃蹇厄
塞竟以諸生老明年年且七十以其詩徵序於余余識
君已三四十稔君能詩而君之詩至今始得盡讀之
蓋爰心先生之詩趨向在睂山劒南間而君集中五言
古直詣唐人至處略形模而取神理余知其詩之工而

不能言其所以工也君性孤冷晷晷踽踽於世無所合
閉門忍飢無窮餓可憐之色而獨好爲詩感家世之盛
衰結轡鬱伊往往託諸篇什其詩工而其遇亦可悲矣
夫以余識君三四十年而今始知君詩之工自余而外
更無有知君詩者則夫憔悴枯槁之士終身苦吟而世
無揚於風雅如君之先廉使者取而錄之則其詩亦泯
沒而無傳焉余媿非其人而旣知君詩君之詩雖無聞
於今或當有傳於後余故序而還之卽以是爲君壽焉
也可

樹經堂詩集後序

詩有派乎無派也善言詩者不必求異乎古人亦不必求合乎古人惟不求異而面目自異不求合而法度無不合則不言派而無之非派也蘇潭先生產江右江右之詩多主西江宗派先生少好爲詩而翁覃溪閣學者今之詩人先生師也閣學愛東坡詩自顏其齋曰蘇齋而并以蘇潭號先生又嘗輯山谷集刻之以行蓋閣學之所崇尚者在是顧先生之詩渾渾浩浩各體兼擅無所不有不當僅以涪翁詩派目之而亦非規規焉徒學東坡之面目者也且夫詩三百篇闔門閭巷之賤婦人

女子莫不有詩而幽愁哀思之什時聞焉若士大夫之詩則不然蓋士大夫際昇平之世從容咏歌導揚風雅其平時所蘊優柔平中故其發於言者有愉夷悅懌之致而無志微噍殺之音也先生年二十餘入翰林旋出爲太守歷官至布政使所至皆著聲績而詩亦愈多而愈工余嘗見先生負氣果敢勇於任事意所不可輒形於色而其詩則冲和蘊藉若不相類然先生外若峻急而中實寬然有餘故施之於政吏民皆陰受其福宜詩之穆如清風也且先生遭逢

聖世敷歷中外視魯直諸君子之遇迥殊是以心氣和

平有異於憔悴悲憤者之所爲其爲詩也博而麗典而
則殆颯颯乎大雅之遺而世之徒講宗派以稱詩者誠
不足爲先生道矣先生徵言於余遂書此以爲樹經堂
詩集後序

浙東小草序

士大夫侈登臨之樂往往託諸詠歌藉以刻劃山水摹
狀景物自大小謝以來稱詩者類然詩雖工而詩之外
無詩焉至若有民物之責者勤勤於當世之務終日如
不及所至名山大川又或不遑宴遊卽能詩而亦不暇
以爲今南康謝蘊山先生方爲浙江布政使素工詩而
又嗜詩治事之暇爲之不已會以勾當公事之浙東過
富春歷婺州括蒼諸郡渡甌江登江心寺陟雁蕩觀龍
湫瀑布經天台四明汎越江而還凡一閱月得詩若干
首彙而存之曰浙東小草浙東山水甲天下古所稱洞

天福地所在皆是余官於浙嘗以行部至且亦嘗爲詩以紀游歷今先生所歷之境多予向者所嘗歷之境顧詩之富余旣不如先生而工拙且懸殊焉抑聞先生所過郡縣減輿從撤供億惟亟亟於民事是務而猶能以其餘發爲吟咏蓋先生之詩本乎性情而關乎民物非厯區區流連寄興者之所爲而勤於民而不暇以爲者亦非所以語於先生也先生是行幕僚沈君磐谷實偕是以詩中多唱和之什磐谷名德鴻浙江秀水人

、太白山房存藁序

余莅湖南求楚之士可與道古者或以長沙郡學博祁陽鄧子奇逢對旣來謁余叩其詩文則曰某於學甚淺某先君子實工詩與文越日持其尊甫硯堂君太白山房存稿示余且丐爲之序君永人也永之爲州山幽谷阻自柳子厚謫是州司馬西山諸勝始顯於時而元次山刺道州浯溪之亭漫郎之宅詩歌流傳至今後之產於斯者日興起於學而君詩尤清麗可喜所爲文密栗要眇實與子厚爲近其居南洲最久又嘗講學鼇山虎溪所至皆有名勝登臨讌飲之暇雕鐫篆刻著述益多

其詩文之工也固宜君學問博洽年方少以乾隆元年膺大科之辟既報罷浮湛校官其後僅一得於鄉試令四川之渠縣多善政讀其讞獄紀事詩庶幾古之良吏而君以亢直與時異趨竟以移疾歸今君沒已久奇逢彙而存其遺稿共若干卷余嘗謂詩文之傳於世必其有得於山川靈淑之氣如珊瑚木難淪擲糞土而光不可掩故爲之旣工雖布衣芒屨之士與夫畀官下僚遑遑富貴顯榮之輩不能與之爭能君生於永其地既有柳州道州之遺風而殫精畢力於此爲之且數十年位卑而趣高躬沒而詩文固存也君之子長學孔次奇齡

皆績學有聞能爲詩俱早世奇逢其季也痛其兩兄之
亡并請余一言以弁其詩余以事牽不能一一序也因
爲君序而附及之

吳魯也文集序

有明三百年治古文之學者稱歸熙甫先生熙甫學廬
陵者也廬陵又學史遷者也清廟之瑟一唱三歎熙甫
有焉當時若晉江之王遵巖武進之唐荆川猶或遜之
若夫曼衍洸洋以爲奇稗販剽竊以爲富僻澁幽險以
爲奧枯槁寂寞以爲潔尚考据者廣撫金石尊注疏者
博徵傳注雖所詣之深淺不同要皆非古人之所以爲
文者也秀水沈君磐谷出其外舅吳魯也先生文示余
法密而體正氣盛而詞質律以古人之繩墨幾幾不失
尺寸於前明諸名家中疑與熙甫爲近繼而得見桐鄉

程孝廉所爲魯也傳乃知魯也生平固服膺熙甫宐其
文之似熙甫也余嘗論熙甫晚而登第困於州縣位甚
卑甫掌外制不幸遽歿無朝廷大制作足以發揮其文
章張皇其學術以是爲熙甫惜而魯也以窮諸生淬厲
爲古學處幽居下而又阨之以年使不得底於大成其
所遭且有萬萬不如熙甫者此尤可爲掄擢太息也熙
甫有曾孫莊刊其遺集今魯也無後而其壻磐谷爲之
傳之如磐谷者又可多得哉

敦艮堂詩文集序

蔣翰林秋吟持其先大夫駕部君敦艮堂詩文集乞序於余余未有以應也閱數月復來請始展而讀之既卒業乃爲之序曰古人立言期於不朽蓋不徒務其文而已譬諸種莠善樹者必沃其本根剪葩綴葉以取悅時人之目不崇朝而萎無它其本已離也熠熠之行蟻蛭蹄涔之積其忝然易盡也固宜君自爲諸生卽以問學雄於浙西一時才雋翕然稱之無異辭生平著述甚具可傳者當不僅以詩文也君之學長於考据發爲文章原原本本典博輿衍金石所勒悉有體裁卽記序之文

亦不苟作竊以爲宋之劉原父或無以過之詩非專家
所存者少要亦別於世之蛙鳴蟬噪者君曩與吾友張
詒齋善詒齋之才實與君埒惜其平日撰著不自收拾
詒齋旣沒其子仁僅刊其時文其它無有隻字存者而
仁亦死矣君之沒先於詒齋賴有秋吟世其家學編香
遺稿而刻之正如歐陽氏之有集蘇氏之有過此余尤
欣然援筆而終爲君序者也

喻石農詩集序

漢陽葉君雲素楚之詩人也今以進士官中書舍人於
余日相接頻以詩篇酬和舍人語余其友黃梅喻石農
能爲各體詩宕軼奇肆有唐賢之風出以相示并乞爲
序余受而讀其詩果如舍人言以知楚之詩人不獨舍
人也石農雖不得志跼伏鄉曲亦嘗浮江而上登大別
泝荆門旣又下彭蠡過小孤以達於皖江金陵北渡淮
經齊魯故墟抵析津而止所至登臨懷古憑弔歎歎發
而爲詩或饒嗽而激壯或寥邈以荒忽不名一家而要
皆原本忠孝有得於古人興觀羣怨之旨信乎太白少

陵之遺而騷之苗裔也。楚自三閭以降，宋玉景差之徒，俱善詞賦，流風所被，相沿數千年不絕。顧自有明公安竟陵倡爲空疎幽詭之學，頓變雅音，論者至比於楚人之昧厥後。杜于皇、顧黃公輩，頗能不染習氣。余昔游漢江，嘗欲求其人，不可得，不謂舍人與石農皆生其鄉。余雖未識石農，而與舍人交，即可因以知石農。現又讀其詩，耶余又聞石農之友有陳愚谷者，竝能爲詩，當更求其詩讀之，則甚矣。楚多詩人，又不獨石農也。

奚鐵生詩序

浙江處士方蘭士、薰奚鐵生、岡兩人皆工畫，各極勝趣，不必一致，而又皆工於詩。余知鐵生最早，官杭州七年，每以詩畫投贈，而未嘗一識其面。蘭士爲人，愿慤寡言，笑僅於西湖湖樓一見之。余強之坐官舫中，談片晷，別去。亦嘗贈余詩，并爲余作畫，無何蘭士沒。鐵生狂於酒，酒酣作畫賦詩，意氣自豪。始視蘭士又殊也。余去杭州，聞鐵生得酒病，其家燬於火，子女皆死，旋遭母喪，而鐵生亦死。丹天之禍，鐵生亦酷矣。吾門湯子黥山與鐵生爲忘年交，悲鐵生之遇，爲之傳，且集其刻其詩，郵予京。

師而丐爲之序。鐵生詩清冷絕俗。肖其爲人。尤愛其題
畫詩。風致絕似吾鄉倪迂。余嘗怪明之季。華亭陳仲醇
者。自號通隱。賓客交游。車騎闐闐。門巷所爲詩。殊有俗
氣。其後李漁輩。人品愈下。其詩佻巧俚鄙。更不足言。安
得如鐵生者。一洗若輩之陋耶。余嘗見蘭士詩。甚超迥。
灑脫塵羣。如復有點山其人者。爲刻其詩。余亦當援筆
序之。

○湯點山詩序

仁和湯子點山能治古文辭又善爲詩其鄉先進廬抱經顧涑園兩先生嘗爲余道之兩先生皆浙中魁儒抱經尤不輕許可時余方官於杭愛其詩文點山遂從余遊無何余去杭州點山不得志仍見擯於有司之試而余歸自湖南又自家之廣東自廣東擢浙江布政使入京師過杭皆與點山相見計數年來點山與余別則以書往復見則畱連不忍舍去蓋其性情之厚如是旣而余畱都下點山以家貧親老丐貸入貲試用江南爲小官寄其詩來索序余誦之爲慨歎不置點山工於詩而

蹇於遇。乃至是耶。簿尉秩最卑。唐時以進士爲之。猶不免箠楚塵埃之歎。今之簿尉。無箠楚之苦。而屈鄰上官之前。顧指氣使。不啻奴隸。卽間以才顯。有積官至大僚者。祇千百之一二。而所謂才者。亦非必古人之所謂才。今點山方以末秩試爲吏。其得沾微祿受事。以養親與否。且不可知。而臨其上者。又未必能知點山而稍加容接。意點山有不能懌然於中者。顧概置不道。而不遠三千里。錄其詩以乞余序。此其志意瀟灑。迴脫塵壒之表。乃點山之所以爲點山。宜其詩之工也。與顧余雖識點山。力旣不足以振起之。而點山乞言於余。計終無以爲。

點山益者亦惟有反覆其詩而爲之咨嗟搯擊焉爾已

孫蓮峯小鳴集序

余與蓮峯游十數年矣蓮峯九歲卽喜吟詩學義山端
已後乃放而之昌黎遺山意弗善也旣交予乃變其格
而宗盛唐一日自次其所爲小鳴集而屬予序其首鳴
呼蓮峯非徒以詩鳴者也蓮峯而以詩鳴非蓮峯志也
蓮峯少嗜仙釋於內外典及悟真參同諸書靡不窺其
與人處或終日默默疑若簡靜自喜無意於用世者然
予嘗與蓮峯抗論古今得失之故瞭若指掌予或少倦
而蓮峯詞氣益壯脫冠露頂刺刺不肯休予意蓮峯爲
唐馬周張鎰一輩人蓮峯又爲予言詩人中若陶潛杜

甫皆有用之士。不當作詩人觀。竊歎爲知言。今其集中如述事諸作。敘先人之駿烈悲家世之凌夷。激昂慷慨情見乎詞。書有之。詩言志。則操末探本。予向之疑蓮峯者。或不誣也。余少蓮峯八歲。始於金陵定交。驚峯寺側。予年甫二十耳。悠悠里閭。不意成三十許人。顧蓮峯年老而志不衰。余聞蓮峯少任俠。方十五六歲時。嘗歷嵩洛。窺河潼。散財結客。千金立盡。乃今窮益奇而豪氣隱隱不少挫。然則若蓮峯者。果徒以詩鳴者哉。

亦南廬小稿序

余外舅南廬先生世居邑西背谿面山與市廛遠外姑
鄒孺人操作之暇時手唐詩一編紙閣蘆簾不廢吟詠
蓋孺人少承其母岳孺人之教通曉文義又性情閒雅
故其爲詩氣格高迥五言尤超雋庶幾乎有風人之遺
非他名媛所能及也余十八九歲時爲館甥常得誦孺
人詩顧孺人詩常自口誦不甚著稿婦弟輩偶記而錄
之故所存者少歲甲辰余銜恤里居孺人歿已一載乃
從婦弟昶取孺人詩及余舊所記憶彙爲一帙編而存
之後之覽者可於此得孺人之性情焉孺人在室事岳

孺人至孝岳孺人病孺人抑搔疴癢天寒侍湯藥手足
皸瘃至凍裂不懈病篤刲股和藥以進者再嗚呼孺人
又豈獨以詩傳者歟亦南廬者外舅家書屋今取以名
孺人之稿云

新坡土風序

海昌古鹽官縣又稱海昌吳志陸遜傳載遜爲海昌屯田都尉領縣事是也其地邊臨大海有魚鹽之饒稻蟹之富菱芡之美而文堂峽石黃灣石墩皆號名勝蘇文忠嘗賦鹽官絕句四首自南宋至於今地益蕃庶人材輩出類能尚風雅此陳子仲魚新坡土風之所爲作也曩余游楚阻風江干感懷鄉土嘗於舟中得梁溪竹枝詞五十首又梁溪遺事五十首今仲魚之詩其多略如余而言之又工庶幾其鄉先進朱檢討鴛鴦湖櫂歌之遺然檢討所咏爲嘉禾一郡之事而仲魚取材僅在

鹽官一邑且多出於志乘記載之外以徵故實以備風
謠尤不可少也是爲序

陳白雲文集序

近世之言文者雕飾藻續破碎大雅人競以爲能其能
師經探道務爲古人之文者蓋不易得而並世之人亦
或不能知德清陳白雲爲古人之文者也世無有知之
者白雲亦未嘗以文白名余往在杭州朱助教茗香爲
余稱白雲時白雲方爲諸生但見其制舉業而已旣白
雲舉於鄉成進士偶以書通余自浙江入覲京師白雲
又嘗贈余序余驚歎謂其文劇似古人之文然亦但見
其書與序而已閱數年余自外入爲京卿白雲先以就
選人來此與余時相見於邸第相與窮求古人修己治

人之術與夫古今人材治亂得失之故反覆議論契合靡間已乃彙其平日所爲文鏤之梨棗凡五卷乞序於余余竊自喜能知白雲而惜向者知之而未盡也夫文章與時升降而又輒與人之性質相肖白雲服仁畏義才美而行晦內方而外和故其發抒於文章通知古今辭約理該庶幾乎師經探道非若世之專事雕績者白雲除青陽令將出都其所得於文者必更見之於事自此以往世而無知白雲者則已世而有知白雲者知之又當不獨以其文於其別爲之序卽以要之

詩龕及見錄序

大司成法君時帆工於詩而尤喜他人詩嘗哀其平日所見之作錄爲若干卷曰詩龕及見錄先是余官京師時君出以示余屬爲序會余外擢監司與君別未有以應忽忽四五年所復入都君亟責諸於余乃爲之序曰凡人之見聞有所及卽有所不及其所不及者旣常多於所及之數而其所及者又往往當前遇之而頃刻失之譬如煙雲之奇詭風霆之震盪名山大川之怪異傑特方其入吾目涉吾耳非不可喜可愕及其旣往則迅無畱影固有邈不可追者矣余自弱冠稱詩嗜詩之癖

略如君數十年以來得交海內名公卿以及布衣紉屨之士所見朋舊詩不少顧嬾於鈔錄久而散佚今老矣夙昔交游殆亡者過半卽存者亦多離索之感其詩都不復記憶每欲重爲蒐羅求其片楮隻字而不可得則君之是錄其用心何可及哉君嘗言是錄非選詩也以詩存人也其人之詩多而所見者少則少者錄焉其人之詩佳而所見者未佳則未佳者錄焉且所錄之詩不必定識其人苟有所見輒錄之蓋君之語余者如此夫世不乏詩人而錄之者少則其詩往往無傳於後近代如葉訢菴有獨賞集施愚山有吾炙集王漁洋有感舊

集皆就其一時所見之詩鈔錄成帙而詩中之人賴以傳今得法君亦卽今之詔菴諸公也未詩龕者君所居之齋君旣好爲詩其朋友投贈之作齋壁恒滿故名詩龕云

· 張訥齋遺藁序

曩者余與訥齋同直軍機處相善也訥齋才高而辨侂
侂六經汎濫諸史尤善持論發爲文章欲與古之作者
相追逐特其古文辭多散佚卽制舉之文存者亦尠訥
齋沒其子仁菟羅遺稿得若干首鋏諸梨且夫文章非
小技也言爲心之聲而制義代聖賢立言尤言之最精
者故文之高下無不與其人之性質相肖閎通之儒學
足以經世文足以述事而明理發揮精蘊薈粹衆說如
原泉之流盈科而放于海而文之爲道始尊自夫操觚
家以文爲梯榮弋名之具其卑者偏冗瑣細敝潰陋鄙

珍敗鼓之皮樂蚊蚋之響正如豎夫芻兒塗巷語言千
萬人如出一喙而其高者又或裂矩侷規蕩軼乖離辟
諸人然軒鼻而輕襍戴履而衣囊而以爲人固當如是
所趨不同慎於道均也詎齋自其少日卽以文魁雄於
時而服其儕輩逾壯舉禮部文不中時格幾被勒而名
益以高今觀詎齋文雖其少作方從事場屋尙不免如
歐陽公所謂順時者而強志博學中所蘊蓄時躍露於
辭氣之表嘉慶六年余以司臬來湖南湖南故詎齋所
嘗視學處也湖湘之士修敬來謁言前後視楚學者必
推錢君南園與詎齋二人南園厲節操而詎齋崇尙經

術本其所自得以暨之於人學者懽然循從奉爲大師
詎齋往矣其爲人倜儻雄駿讀其文如見詎齋南園亦
嘗直軍機處後於余雖踪跡闊疏而頗熟其爲人今亦
久沒此古人所爲俛仰天地致慨於高才之凌替者也
序詎齋文輒爲悵然以悲

○主念豐制義序

余東髮受書習爲帖括文字先君子教之曰文必本諸經而汎濫於諸子百家爲制舉文者當一以王唐歸胡爲宗余旣受教謹識之一屏時俗之學以是試於有司十餘年輒被黜乾隆甲午試京兆乃倂爲世所謂墨卷者榜發出東武寶東臯先生之門先生之言文也必稱歸唐宜與余所試之文不相入余平日又不喜爲如是之文而顧僥爲之而倂得之顏忸怩而心不寧迨謁見先生果曰聞子能文何乃爲此遂以平日之文進先生大稱許之余以先生之言之似先君子也又謹識之然

自此試於禮部又輒罷長洲王君念豐以詩名於京師
與余唱和者累年比復出所爲制舉文讀之其文亦非
猶夫時俗之爲之者而念豐以是困有司之試亦久矣
念豐爲王文恪後人其文不必能盡守家法而真氣全
湧縱橫下上不失其馳要自成其爲念豐之文余嘗謂
時文雖小道然自有王唐歸胡以及金陳諸家出其精
神自不可磨滅於後世科舉或有時而廢諸家之文不
能廢也念豐亦爲其不可磨滅者而已余自十八九至
三十五六歲所著文甚夥多先君子點定顧懶不收拾
所存不及十數藝念豐乃能自定其文得若干首多而

且工是則可存也。又聞念豐之祖說巖先生爲東武丁卯分校所得士。老於文律。今說巖之歿已久。而念豐能不墜其緒。余學殖荒落。卒負先君子教誡之勤。見念豐不滋愧耶。余向戒作制舉文序於念豐。文乃樂爲序之。蓋欲述余之所嘗聞於先君子者。竝以惜念豐之不遇云。

。送百宮保擢湖廣總督序

太子少保百公撫粵東之四月

天子知公才且賢特擢爲湖廣總督公之在粵爬梳剔抉設施未竟而百姓德公甚

命旣下老稚萬餘人環籲於使者之轅出則遮其輿號泣請畱於茲四日矣某度公終不可畱惟念前者某將以病告而公畱之今某未去而公先以遷擢行某之心猶粵民之心也然旣不能畱公計無以慰粵民而且以自慰者其惟進言於公以贈公行可乎且國家重封疆之寄藩臬而上旣設巡撫以統攝之而又設之總督俾

大小文武悉隸焉其控制每兼兩布政使湖南北故稱湖廣今雖析爲兩行省而總督得以兼制之袤廣數千里其地之百姓皆受治於總督

天子愛其民而思得公以治之猶之愛粵東之民也卽公之愛其民而思爲

天子治之亦與粵東之民無以異公非粵東之民所得而私則粵民雖不得畱公而湖南北之民所望於公者甚鉅是非用人行行政犁然有當不足以興利而致治所謂用人行政者何亦曰進賢退不肖而已自古賢者少而不肖者多安得盡不肖而退之但得一二賢者立乎

其上足以風厲庶僚則不肖者不敢肆爲不肖而賢者日進惟不肖者工揣摩而賢者多亢直輒不爲人所喜則欲進賢必先知人人不易知其道在泯異同之私而論是非之公果是也卽異乎我而亦是果非也卽同乎我而亦非苟好同而惡異則同者日至於前勢必君子爲小人所愚揣摩迎合之風啓而淄澠黑白遂至混淆而不可辨故曰惟公生明明非察察之謂也今人矜言明察每寄耳目於人以爲藻鑒之術不知君子之鑒物如鏡然鏡之懸也物來自照萬類莫能遁其形若逐物而照之已不勝其疲於照况以鏡授諸他人而在我之

明已失。何以別妍媸而奢好惡。惟公至賢至明而某尙以是言聞於公者。幸裁擇而審處焉。湖廣自前數年用兵以來。餘孽雖靖。元氣未甦。且長江洞庭間時有盜賊出沒。民生汲汲待治。計公莅彼。雷霆飈馳。必將以旦暮收振刷之效。而或興革利弊尙當需以歲時。不能期之尅日。詩曰。不競不絀。不剛不柔。參酌於剛柔競絀之間。隨時厝注。此又非它人之所敢與知矣。某在粵東占之於易。已成睽孤之象。事務叢奏。在在掣肘。進退之義已決。公行矣。勿爲某慮。謹序。

送劉澄齋太守之湖北序

介休劉君澄齋由編修改內閣中書遷侍讀大學士以御史薦不果用會

朝廷開捐輸之例君用入貲爲知府得湖北

召見之日

上詢君出身勗以表帥之方旣倣裝將戒塗矣其友之在京師者祖餞無虛日而余爲文以送其行古者士大夫仕宦多以禁近爲榮其勢常重內而輕外以文學侍從之臣出爲郡守每多鬱鬱不樂我

朝則以方面之任有治理之責故必慎選僚庶始得出

典方州其優於爲守者

天子最其能不數年輒擢至憲府君旣抱用世才久滯
館閣不得遷卽爲御史循資例亦不過得郡太守而止
耳而君自念年已及艾非乘時而試將遲暮而無以展
其長故與君游者或惜君之急於就外而余正以是爲
君賀且湖北據長江之險爲淮楚上游西控秦蜀東迤
汴洛故荆鄆鄖襄諸郡於古皆稱重鎮自用兵以來百
姓擾於烽燧困於饋餉今雖盜賊就殲流亡已復而仰
惟

聖天子德意思所以撫循而安戢之者惟良二千石是

賴君讀書數十年居平所抱負固有不同於人人者其爲守也知非有利於守而爲之繇是而求經世之術播之政事余將不獨爲君賀而且爲楚人賀或曰君是行也方需次待命於大府之庭不卽受事雖有才亦尙無所施余告之曰君官京師久中外皆知君名今之爲楚大吏者度稔君非一日矣聞君至且惟恐無以處君則君雖需次其必有以施之於事而相與以有成也而又何慮焉或唯唯退卽書之以爲贈行序

送李春麓乞養歸金鄉序

金鄉李君春麓官浙之杭嘉湖道闕二年餘矣以其母太夫人年七十有一將告歸陳情於大府大府爲之請於

朝得

旨俞允遂以乾隆乙卯正月俶裝就道奉其母太夫人歸金鄉余惟君之官於浙也承刳弊之餘悉心殫慮凡事之有裨於地方百姓者懃懃然佐其憲長爲之如恐不及自憲長以下莫不倚君以爲重而君顧毅然以乞養行吾儕固畱不獲是君雖得遂其私而轉令吾儕不

小坡山人集 卷三
能私君且令浙之人之不復能私有其君也是可憾也
君少孤露又鮮兄弟太夫人教之讀書迄於成進士歷
部郎臺省俱有聲皆以爲太夫人之教今太夫人年逾
七十甚健而君幡然歸里不以軒冕之榮易其菽水之
奉且太夫人就養官舍非如他人游宦遠省而其親在
籍者可比宜若稍緩歲時亦不至重傷仁孝而君斷之
於獨竟不能以須臾待烏虜如君者其可及哉其可及
哉士大夫生逢

聖人之世父母年在七八十以上者俱得自言其情而
其朋友祖道餞別尤津津樂道今君之歸也繪春林歸

翼圖以見志同人題贈甚富曩余與君同爲

京朝官有舊今者同官於浙君歸余又替其職是以吾
兩人於同僚中尤爲親昵於君之歸旣賦詩題其卷竝
以余之所致憾於君與致羨於君者著於文以爲贈行
序

。送魯絜非之任夏縣序

古者朋友之義或出或處一以道義相勗故於所親厚之人於其之官之日每爲文以贈其行唐宋以來諸名家集中多有之今則不然除書一下祇問其地之善否而相贈以言者或鮮豈風不古若歟抑士大夫之所以自待與所以待人者皆苟也江右魯君絜非治古文之學年五十餘由進士除山西之夏縣令少司寇王蘭泉先生贈之以言蓋先生之所以待君者不苟而君之自待亦必有無愧於先生之言者余初未識君從聞中朱梅厓先生文熟君名君故學於梅厓者長洲王鐵夫復

爲余屢道之。近乃相遇於蘭泉先生邸第。卽之冲然若
谷之虛也。溫然若春風之煦物也。退而讀其文。渾淪和
平。不爲嶄絕饒削之語。而淵然穆然。莫窮其涯涘也。夫
有易直之心者。斯有冲和之音。而有冲和之音者。其施
之於政。自必無悖戾之治。今君之人與文如是。則他日
之有德於夏者。可知也。夏之民。其有幸乎。且君治古文。
近學崑山歸氏。而遠宗朱子。及曾南豐。歸氏嘗令長興。
以古人之治。治其民。而朱子南豐亦皆曾爲牧令。治行
著於史策。君旣學諸子之學矣。則由體達用。其能倣諸
子之所爲。而澤其民人。又何疑乎。余又聞君自辛卯釋

褐歸而家居者二十年懃懃於睦婣任卹之事族屬閭里悉有恩義以相賙蓋君爲善於鄉如此由是而擴之以暨於其所莅之邦先儒所謂當官必於物有濟者舍君其誰屬也蘭泉先生旣以言贈行余又竊附古人之義推先生之意以爲君贈君其必有裨於余言

送陳斌會試序

國家以文取士所謂文者代孔孟立言道至尊也自夫爲文者惟務速化之術而失其所以爲文之本則其道日卑而有司以是求下以是應率繇乎此此人才之所以衰而人心風俗之所以壞也德清陳子斌治古文之學於應舉文字亦異乎他人之爲之者余竊疑其不利於舉科今年浙榜發則陳子乃赫然與焉烏虜是豈造物者將使陳子自振喙而昌其文耶抑將資陳子以開夫他人之爲之者耶且三年大比統直省計之充是額者歲無慮千餘人其中魁奇闕達之士傑出乎等夷者

度不過十數人而報罷者且數萬人焉其不爲陳子之
文者不必盡遇而爲陳子之文者雖不必盡遇而亦不
必盡不遇士之自立當何如耶陳子行矣其試於禮部
也遇不遇未可知而其不屑爲詭遇之文以悖乎孔孟
立言之旨可知也余故爲文張之以贈其行

贈邵秀才序

余監司浙西于諸生中得一人焉曰邵子懷粹余初未識邵子因其鄉潘侍御德園以識邵子侍御又爲余言邵子故與長洲彭進士尺木善侍御賢也進士又賢也以待御與進士之賢而知邵子賢因侍御以識邵子而知邵子果賢也邵子少孤露能敬事其兄足不出里閭而行脩于家爲善若不及言動一範于禮所爲詩古文詞欲追躡古作者而不屑苟同于世俗蓋邵子之賢如是顧余旣識邵子每樂暱就邵子而邵子乃落落然涼非招之來不肯至夫邵子非有干於余者也余亦非有

私於邵子者也而邵子以道自閑卒守而不變余是以益賢邵子邵子困諸生中年四十無所試然于吏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皆能言之邵子雖無干於余而余不能無求於邵子也詩曰子子干旄在浚之郊又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余之賢固遠媿衛大夫而邵子其將何以告我也

、主涵齋先生九十壽序

我

國家重熙累洽慶典疊舉朝有皤皤之良野多華髮之老六合內外咸躋仁壽而淵源忠孝世澤縣衍以淳懿之德父子兄弟共臻耆耄大江南北首推吾家而今則莫如同邑王氏涵齋先生蓋蓼園先生之子而畬山先生弟也蓼園先生有道能文繼東林諸君子後稱鄉祭酒而畬山先生與先生兄弟亦皆績學敦行誼畬山先生年最高壽至九十六而先生亦以明年壽九十矣考之古者凡養老五帝憲三王乞言憲法也主法其德行

乞言求其善言也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蓋天子視學設三老五更及羣老席位執醬親饋執爵親醕是也漢永平二年三老李躬五更桓榮皆以高年賜爵祿爲稽古之榮顧二人者不聞其一家父子兄弟並享壽考今先生父兄旣以耆碩稱先生又有德可法有善言可求而有李躬桓榮之壽其家門盛事不且有過於古人者耶先生少工文章不得志於有司以子寬官御史封如子官其屢黜也無所懟而其爲封公也不以喜子旣貴猶敎授生徒如爲諸生時見人之善津津然樂道之不去於口生平喜爲詩率臆而出動合風雅而於經

學九竄於詩所著有詩比義一書頗傳於世云烏虜蓼園先生蓋先高祖宮諭公之所自出也吾家自高曾祖父三世世多壽蓼園先生之年如先高祖而畚山先生與先生兄弟其齒且過於先曾王父焉猶憶余爲童子時蓼園先生來吾家兩先生輒從其時先生年不過四十餘今先生年九十而余之年亦已逾於見先生時先生之年矣壽之日吾意操几杖以從者侍御兄年亦六十有五六而先生之從子宮且七十有餘歲是可見我朝百數十年以來元氣之所綢繆往往蔚爲人瑞吾兩家氣脈相感又有非偶然者而先生年愈高德愈劭尤

不厯如庶人之壽。冥冥蹢蹢優游于化日之舒長而已。
會侍御兄寓書於余。屬爲壽言。故樂爲稱頌之。如此余
將以入。

覲歸過家。登先生之堂。當更爲先生進一觴也。是爲序。

王小俠六十壽序

代

先文正公丁卯順天之役最稱得士其仕不達而以學
行聞於世者吳中王說巖先生後三十年予以戶部侍
郎視學於吳得王芭孫惕甫奇重之已知爲說巖孫於
是歎說巖之有孫又七年予以吏部尚書入閣惕甫至
京師又七年予左官爲禮部侍郎視學畿輔引惕甫自
助得與惕甫燕閒乃以尊甫小俠君六十壽言爲請予
雖未識小俠往嘗見說巖先生於先公之側儻然雄駿
君子也今者惕甫辱與吾遊其人又君子也則小俠之
爲君子也必矣惕甫旣欲得予言因亟述小俠生平肝

膽輪囷及其所嘗假手以施諸世者甚備然後知說巖先生之所以有孫也乃其有子也予於是復美說巖之有子小俠承說巖先生之教少讀書爲進士業有志於功名久之不得當去而爲遊遊且三十年貧如故予與惕甫居常見其不釋然問之則曰吾父旣不仕心欲以望其子而子又不克自奮累絀於時使吾親不得一日佚樂以休於家常懼一第之無時以憂我父母雖然予將有以廣惕甫古者之爲仕非慕其勢位富厚樂其宮室車馬衣服之不與人同也固將出其所學以施諸世而達其志小俠遊於世三十年意其疏大疑決大獄所

假手以達其志者溥矣至於功名之著其在人也猶在已也小俠可無嫌於不仕也小俠故赤貧空兩手摺拄其家凡說巖未竟之緒皆從而竟之又以其餘施及鄉黨朋友宗族之間教其子有成行且以假手於人者復假手施之於其子亦無所不足矣士君子趣得一官非難事也往往聲施滿世而反之家庭不能無忤有入廟而愀然者矣如小俠者固無嫌於讀書也小俠旣不以讀書不仕而無所見又不以見於時而貽忤於身家計小俠處此當有快然自足怡然自適者而惕甫又何憾焉予老且衰又無子數十年來俯仰小俠父子三世之

聞有不勝慨且美者小俠其又可賑然而笑也

○范莪亭七十壽序

四明山綿亘八百里二百八十峯洞壑幽邃比於天台
鴈蕩生其間者自唐宋元明以來輒多偉人傑士而前
輩餘風於今未歇則范莪亭孝廉其一也莪亭生有異
稟爲文好深湛之思於學無不博年六十始舉於鄉絕
跡公車著書甬江之上草屋數楹有所爲甕天居者居
雖隘而能庋經史百家數千卷前人名蹟數百種以此
自娛足不踰百里而海內好古淵雅之士無不知莪亭
過甬江者必於莪亭是主與之商榷考訂上下其議論
娓娓不倦而莪亭年且七十矣自古經學莫盛於漢漢

儒如伏生轅固皆以皓首窮經著聞於世而其時老師宿學類多以高年致安車之賜稱稽古之榮今

天子壽臻大耋履行憲乞之典以明年丙辰正月歸政嗣皇帝特舉千叟宴而尊儒重道於耆宿尤當優禮有加我亭雖恬退不樂仕進保無有以我亭姓氏上達

九重則安車纁帛下賁於石窗雪竇之間宜在今日如我亭甘老邱園自託於疾而硜硜自守雖三公不以易意我亭隱居四明深巖絕磳必當有如羨門安期偓佺其人者往來其間我亭遇之可以講導引之術求長生之藥此則吾所不能知我亭者矣

。叔父觀察公六十壽序

叔父觀察公以乾隆甲寅正月三日年六十瀛游宦浙中不克與稱觴之末乃爲文以壽公夫壽文非古以從子而壽其伯叔父尤前人集中所少顧公之遇瀛於從子中尤厚既不能已於言亦惟瀛侍公久有以窺公之大則爲文以壽當亦公之所許也公繇山東臨清州判以守城功累擢至陝西督糧道方公之守臨清也賊匪萬餘人亟攻城蜂屯豕突勢甚恟恟公晝夜登陴巡樓櫓具鉛藥轟擊無算當是時區區孤城危若累卵公且身家之不恤又何暇計及于功名燁赫有如後月一

且大兵麇至羣賊就殲而公亦以此受

天子知膺上擢豈公得于天者獨豐抑亦公之至誠神有以陰相之歟公性慷慨好施與爲善如恐不及其於宗族承先大父志倡設義田至於居官則愛士類恤民隱所至人懷而種德最大則莫如守臨清時開門納難民一事蓋賊將至臨清公預堵城闕嚴設戒備而城外居民男女千餘人蟻聚城下號呼乞入城副將葉某慮有姦不肯納公曰是皆吾百姓也如有叵測當以一身任其責遂啓城扉悉納之開倉給食全活甚衆其在洪範一曰壽而繼之以攸好德公之有德于臨清如是此

其澤宜世世享之當不勵壽考康寧公身食其報已也
瀛少公八歲幼時同受經於先大夫自後應童子試及
省試公輒與瀛偕數十年來事往歲徂先大夫早捐賓
客輩行略盡今公年六十而瀛亦年五十有二矣瀛於
是不能無感且公功績茂著爲婦孺所共知而瀛一官
錄錄無足比數則又有媿於公多矣謹序

壑菴破公六十序

余不解禪學而喜與諸尊宿游憶自十餘歲時卽識惠
山不二禪院某公聞與浦二田先生講格物之義頗心
契焉稍長又歲蘇州佛華菴朗公吾邑藥師菴梵公兩
公皆老壽而有道行者也二十年來浮湛宦世網纏
縛輒欲從出世人游談物外真諦而未之遇今乃得交
壑菴破公公平湖人薙染於浙東之新昌今居西湖壑
菴菴在南屏山下地極幽勝公居之几榻蕭然無長物
士大夫欲禮請公主他寺者率不應而薦紳先生以及
薙豎竈嫗無不知有公前廣州守顧公涑園侍御潘君

德園皆傾倒於公今顧公年已八十餘長公二十歲而
覓公輒自稱弟子云余聞師少游名山清涼峨眉華嶽
九華諸勝無不登陟飛錫所至輒畱瓶鉢而還今居西
湖而四明天童天台石梁公歲必一至今年春將禮普
陀過鎮海縣見漁人蓄巨龜一長丈許藥市爭購之龜
輾轉泥沙中公盡出所攜錢予漁者縛而出之投諸海
公垂橐歸不復禮普陀焉夫公善人也會城諸善舉悉
賴公辦而江干濟渡之役杭人請於余每於沍寒時設
義車以利涉歲活人無算公晨夕往治事雖大雨雪無
間余以是服公之誠以余向所見朗公諸人其道行盛

未必不如公而公之力於善則過之其老壽當有過於
朗公諸人者矣會公六十作此以贈之

林仲騫文藁序

元和林子仲騫與其友陳貞白顧燕謀少卿兄弟皆喜治古文四人者余皆未識惟貞曰僅一通問而仲騫則頻以書來且乞余序其文稿仲騫之言曰古文之學非特義法求合古人必性情能追古人而從之然後有所自得余雖未識仲騫而卽其論文之旨以觀其文意其人簡重淳穆無吳中浮囂之習故其爲文平正通達清夷簡貴卓然有以自別于流俗抑余更有進者自古立言之士非徒以其言而已必視其志事之所存有實志而後有實學有實學而後有實事志不可見于學驗之

事之未見於言徵之方今經師專事訓故文士厘工文章而志趣庫下無以立其事雖著述等身文成數萬奚益焉三代以降諸葛忠武陸忠宣司馬文正李忠定朱文公不專以文章名而其文經緯萬端可爲天下國家之用無佗志事存焉耳卽以文言之如賈誼董仲舒劉向韓愈歐陽修蘇軾諸君子其所遇之時與其文皆不必盡同而其足以不朽於世者志立而事可行也仲騫爲諸生伉伉六經而論事之文通知古今當必有不苟于自處者范希文少時以天下爲己任先憂後樂卒與韓富共成北宋之治仲騫生于其鄉將無有意于希文

之志事乎間貞白方以卑官仕山左吾故推仲騫論文
之旨以勉仲騫且顧燕謀少卿共勉之也

陶黃江先生詩文集序

黃江陶先生有文學負志行以諸生終而發跡於編修君雲汀余曩者嘗銘先生墓今雲汀復持先生詩古文稟示余所存不多而其志意之所在可以想見其梗概雲汀世世守之是足傳矣又多乎哉且雲汀讀書中祕出其具有爲於世觀先生之詩文而益知先生之所以教也